山枕月河

陈连清/文

山是凝固的浪。

这里的山，小得不像山，高不过百米，长不过千米，卧在月河岸边。

它叫横屿山。横峰的名字，就是从它来的。这山，是横峰人的脊梁。

某年五月的一天，风和日丽，我独自登上山顶。西边一条小河清澈而充满野趣；东边大河穿境而过，河岸街市屹立；南边片片村落静静卧在水网中，禾苗青青，麦田金黄；北边水乡连片，直抵牧屿江洋。足下麦垄层叠，剪豆花、豌豆花与映山红相映，蜜蜂“嗡嗡”响。东南风吹着，我静静站了半个小时。

我从山顶下来，转到山尾与月河水交汇的原点，回望那山。

横屿山西边的山，“万米尖”、蔡家山、下网头山、下沿山，北高南低，像把太师椅。再往西，楼旗尖、方山、雁荡山脉绵延。“万米尖”山腰的长大岩，庙宇恢宏，梵音从庙里飘出来，飘过山腰，飘到山脚下插秧、挑粪的社员耳朵里。我的爷爷奶奶、度爷度娘（伯父伯母）就安息在这片山林里。往南便是下网头，濒水，曾是捕鱼码头。山脚下几丘田分属几个村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无数次随社员，挑着粪桶和“猪栏”上山。虽是低低的山，但我挑到园地早已汗流浃背。

一个萧瑟的冬日，山上光秃秃的，只有“万米尖”下的松林在寒风中挥手，天上乌云厚厚的，但不是发雾的那一种。我与堂哥上山耙松针，带了竹制的耙，放开手足，在树下山场上使劲耙，半天未满半筐，登上山顶。顶圆刚好横一条扁担，我们坐于其上，遥看台州大地。哥说：“现在这般困难，上山打柴都无所获，队里每天分红几角钱。如果有一个去处，每天能赚5角钱，我愿做一辈子。”这句话，像一粒籽，落在山顶的砂石上。

今年早春，我和几个兄妹去山脚下的马鞍桥看望年迈的小姑妈。小姑妈已住进整洁、明亮的养老中心。我在记忆里寻找曾经拜岁过的小山下，怎么看都不对。山边一溜小屋被一排排洁白的厂房取代，正门是铁大门，两面挂着某某有限公司，还有传达室。再仔细看，上山的土路已被草木吞没，当年满山寻柴、担粪耕作的人影早已散去。如今，山上林木层层叠叠，竹径蜿蜒，鸟鸣落在枝叶间。山的波浪轮廓还是从前那样，卧在河边，只是环绕它的光景，早已悄悄换了模样。

水是流动的山。

你看横屿山，卧在月河岸边，像一道水波。

一条大河穿境而过，穿街而过，流淌在温黄平原的腹地。月河宽阔挺直，水源丰沛。河岸绿树点缀，水湄辣蓼、水浮莲和革命草丛生。

这河水，见过“大锅饭”年代日头晒化的汗水，见过父亲在“高园田”里绣花般的辛劳。那几厘地上，青菜、红薯、萝卜、茄子、番茄、丝瓜种得密不透风。有一年辣椒红得喜人，虫子来得更快，几天啃了大半。父亲蹲在地头，看着虫眼，半天没说话。人们只能在几分地上打转，越出土地的边界，就是“投机倒把”。

河水听过深夜的忐忑。

一个漆黑的夜晚，隔壁的俊良来叫我，去下叶村“偷掏”螺蛳。几个人在船头察看响动，我在船后摇橹。那边革命草茂盛，掏盆伸到草底，竹棍在上面敲打，螺蛳、泥鳅和鳝鱼纷纷落下。那晚收获颇丰，黑灯瞎火不敢作声。深夜归来，鳝鱼汤的香气慰劳着一身疲惫。下叶人第二天看到被打碎的革命草，该怎么骂我们呢？这个馋，到现在都没改——前些天，老爸在养老中心里三番五次说要吃水螺蛳，忙得我们到处找。

上世纪六十年代，莞渭陈与方家洋大队合养草鱼，我家门前小河用竹帘挡鱼，朱冬春摇着小舟看守，一场大水来，鱼基本逃光，只剩下一根根竹条在水中晃动。七八十年代，横峰河面漂满养蚌的浮子，一家一户一圈水。碎蚌壳沉在河底，是珍珠留下的印记。我和伙伴驾农船捞水草，手指在水草根里摸索，常碰到那些锋利的碎壳。邱家岸还成了全国珍珠交易集散中心。

我学游泳，也是在这条河里。

七岁那年夏天，大人说，水乡莞渭陈的孩子，不会游水说不过去。父亲把我带到门前小河中，水没到他胸口。他托着我的肚子，让我手脚乱扑腾。我呛了好几口水，拼命想划回岸边，哭着说不要学了。父亲不说话，只是把手松开一点，我又往下沉，赶紧乱划。这样反复了半个夏天，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能浮起来了——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松了手，站在一旁，看着我笑。

后来我才知道，他托着我的时候，手是一直在慢慢松的。只是我太害怕，没感觉到。

1978年某个清晨，有人用渔网练习剪鞋面，把橹改成了鞋楦；1980年，第一台下料机开进河边晒谷场，惊飞了啄食的白鹭。

一个午后，我经过桥头王自然村，阳光斜射进阿婆家的木窗，照在她佝偻的背上。她拈起一片湖蓝色的鞋面布，对着光眯眼端详，然后凑近鼻尖，轻轻一嗅。她嗅的不再是棕片的雨水湿气，而是化纤布料那股崭新的、略微刺鼻的胶水味。她皱起的眉头舒展开，嘴角泛起一丝难以察觉的笑。

阿婆放下鞋面布，又拿起另一片。

很长一段时间，河水是黑的。河埠头没人洗菜了，也没人淘米了。鱼虾绝迹，水面上漂着泡沫和碎布。少时日日进出的水口，是一个河湾，水上漂浮物特别多，到了发臭的地步，我经过时，捂着鼻子。此后，我再也没有下河游泳。

我曾在小桥头河边，看见江西小工小陈蹲在河埠头洗胶刷，袖口胶渍硬如壳，他向着我微笑。他因厂房通风差、胶水劣质，患上白血病，接过诊断书时还攥着半块馒头。后来，他回了江西老家，再没有消息。那份诊断书，我一直记得。

那年春天，我再次回到横峰。河边的苦楝又绿了，细碎的叶子在风里翻动。

我常回老家，一个人蹲在河埠头，掬起一捧水，看上良久。水从指缝漏下，凉凉的。漾开的涟漪，一圈圈荡向岸边。

涟漪还在漾。我将手从水中收回，望着月河对岸的临水台榭。

如今，月河两岸灯火成片，灯火落进水里，被船桨、机器的震动搅得碎碎的。

我忽然想起七岁那年呛进嘴里的那口水，一样的凉，一样的涩。那时我拼命想离开它，可现在我拼命想记住它。

月河水缓缓流淌，苦楝叶子一片片飘落水面。

注视（外一首）

●依兰

我注视着那缕清灰
按下了秒表
跑道上的他
已遥遥领先
步子切开十月的风
浓烈的桂花香
隔空而来
数字在狂跳
像一颗不安分的心脏
每一秒都在他的脚下
碎成更细的光
发令枪的烟未散尽
他却已撞上那条红线
我注视着秒表
那里囚禁着另一个我
被时间推着
在原地
狂奔

弹奏

秋风是一把紧绷的弓
拉动天地的弦
是十面埋伏，是刀枪齐鸣
枝条像一句不完整的话
在乱舞中颤抖
风越拔越急
一树一树的桂花
落下
我站在一地金黄里
听见漫天风声
正一寸寸地弹拨
我身体里
那几根
早已松动的骨头

在书城

●金利英

独坐窗台边
把自己当作半旧的一页
或者一段模糊的文字
任凭秋风淌过
随意翻阅，重构
想象在书中历劫，畅游
又回到座位上

沉入生死闭环，又悄悄地
拆开一个个折痕
随意挪动瞬间
在一盏茶的时间内
爱恨都消融
如果有幸，你的一生
是略带锋芒的一笔

牧屿三题

●李虹

牧屿大桥

1778年，打桩声混着流水声
在我的想象里不断重构
直到乡绅们颤动的泪光中
浮现一座横跨两岸的七孔石拱桥
我站在桥面与岁月的交界处
掌心贴紧斑驳的栏板
近二百五十年风雨的重量
正从青苔的缝隙渗出
无数脚印仿佛在空气里回响
有的匆匆前行，有的转身凝望
此刻，水流用慢板经过桥墩
携带上游的云影与泥沙
汛期或枯水季
金清河的叙事始终平静
流水在河床写下一部编年史
比所有喧嚣更接近永恒
在每次潮汐的轮回里
石桥始终保持弯腰的姿势
它沉默的守护
在我同频的血脉里流淌

八份湿地

“八份”，如同“七份”“六份”的序列
它们记录土地垦荒的历史
如今，它被赋予后缀“湿地”
让无数生灵在此栖息
河网托起星罗的洲渚
应季作物在泥土里酝酿生长
豌豆花点亮我的眼眸
番薯藤拉扯着我的脚踝
幼时，我曾随祖父撑船耕作
细心清理杂草，平整泥滩
那些被土地滋养的块茎
那些被阳光雨露照拂的瓜果
怎样填补我们饥馑的岁月
彼时，野菱角在月河湾肆意生长
哪怕四角的尖刺张扬
也终是逃不过我们垂涎的目光
此刻芦花飞白，舞成雀鸟翎羽
白鹭鸶在草滩踱步
粼粼水波下悠闲的尖嘴子
再也咬不到祖父垂下的钓饵

万寿亭

你看见飞檐挑起四角天空
在民间，工匠垒起的每一块青石
都浸透着祝福和祈愿
你想起牧屿的白云山
相同的名字里藏着另一把刻刀
亭子梁木间，裂隙凿开荒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缺口始终漏着雨
你似乎目睹那些小身影在风中蜷缩
像未曾绽放就被掐灭的蓓蕾
你打开怀抱，试图给予他们温暖
当雷鸣劈开夜幕
你听见坠落的啼哭从砖缝浮起
纵使福慧寺的诵经声绵长
也穿不过青砖里渗出的寒凉

桂雨细细落进碗里

项晚玥/文

临近深秋，天气却还没凉透。

修车铺的灯晃着，老师傅蹲在车前，扳手“咔哒”一拧，最后一颗螺丝归位。前胎修好了，他直起腰，用袖口蹭了把额角的汗，把收款码亮给我看——九十块。这是我在三条街外货比三家，磨了半小时嘴皮子才谈下来的价，不贵，刚好。

付完钱，天已经擦黑。

雨下得不大，淅淅沥沥，像谁在天上懒懒洒了把水。路面被洗出一层薄亮，桂花是这时候落的。风一斜，细碎的金黄花粒就从枝头脱离，砸在水洼里、沟渠边，跟着雨水漂成一条细密的香河。

小镇的傍晚总是这样。桂花不声不响地离开树枝，变成地面上的风景线，混着轮胎印、外卖箱和路灯将亮未亮的橘色，流进充满香精的夜晚。

市区是喧闹的，乡镇更是吵得具体：每一秒都有人吵架、拼酒、喊孩子回家吃饭。三两好友在巷口把酒瓶碰得“叮当”响，那些生活残章，就跟着天色一点点暗下去。长街还是老样子。卖炸薯片、凉皮、温州瘦肉丸的小贩还在，铁皮车、煤气灶、塑料凳和好几年前没两样。2026年只是多了一圈新商业——CC广场。

负一层原先挤满小吃店，后来台风几次、房租一涨，撑不住的都退了租。如今空铺比商户多，只剩个大屏幕立在那儿，周末放放动画片和老电影，哄小孩用的。对面绿化带架了些滑梯摇马，跟小区里那套娱乐项目差不多，所以玩的人不少。尤其是晚上，下班的、放学的、出来买饭的，都来这儿凑一凑。人一聚，广场就有了呼吸。

我对CC广场没啥特别的情结。秋天来这儿，图的无非三样：风里那阵桂香，一杯热乎的桂花奶茶，再拐进刘文祥，吃一碗冒热气的麻辣烫。杯子握在手里暖，乌龙茶底压着金桂，喝一口，奶泡沾在嘴角，甜不腻人，像把整条街的桂花都收进了杯里。

但真让我惦记的，还是刘文祥。

这两年它火出圈，可火归火，进店还是那股东北老式黏糊劲儿。骨汤打底，红油先激一层，再“哗啦”浇上厚厚的芝麻酱。我这一碗少汤多酱，筷子一搅能拉丝。黄玉米面筋道，牛筋面吸汁，小油条泡软了最绝，土豆片边缘糯、中间沙。

端上来时，碗口腾着白气，麻、辣、鲜、香糊成一团，黏糊糊地裹住每根面条。先闻香，再拌开，第一口烫得嘶气，第二口就顾不上说话。酱汁挂在上颚，辣意从舌尖爬到耳根，饿意和那点说不清的疲惫，全被这碗热汤熨平了。晚风冷一阵，广场屏幕放着卡通片，小孩在滑梯上尖叫，我坐在店里面，低头扒完最后一口黏糊面，额头冒层薄汗，桂香从门外卷进来。

日子不用懂太多。一碗麻辣烫，一杯桂花茶，雨还没停，冬天还没真来。

这就够了。

藏在果子里的花

陈燕/文

周末，我带着孩子回了趟外婆家。我们到的时候，她正蹲在屋后，给那棵无花果树的根浇水。孩子眼尖，老远就喊：“太婆，你种的是什么呀？怎么只有叶子，连朵花都没有啊？”

外婆直起腰，笑道：“壮壮来了，你过来摸摸它就知道了。”她伸手从层层叠叠的叶子底下，摸出一个圆滚滚的果子，紫红紫红的。孩子接过来翻来覆去地看，怎么看都看不出花在哪里。外婆说：“它呀，把花都藏在心里头，不让外人看。”孩子眨巴着眼，半信半疑。

外婆这话不假。花是有的，只是不让人看见。

我走过去，轻轻托起那个沉甸甸的果子。它的表皮是深紫色的，摸上去软软的，像是一只揣着秘密的小口袋。

“你看，”我指着果子顶端那个小小的孔说，“它的花啊，就藏在肚子里。”孩子听了直乐：“原来它不是不开花，是偷偷在开啊！”

我把手中的无花果掰开递给孩子，紫红色的果肉露出来，软糯得像红色的果酱，里面还夹杂着密密麻麻的小颗粒。

他咬了一大口，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真甜！像蜜一样！”嘴角沾满了紫色的汁液。

确实，无花果的甜，是一种很厚道的甜。它不像西瓜那样清冽，也不像苹果那样脆爽，而是一种绵密的、晒足了一个夏天阳光的甜。

我回屋拿了篮子，领着孩子围着树挑果子。孩子像只欢快的小鹿，一头钻进树下，仰着红扑扑的小脸，在枝叶间细细搜寻。外婆在一旁指点：“壮壮，挑软的。皮上带点裂口的，是熟透了，最甜。硬邦邦的，多半还没到时候。”孩子学得很快，专挑软的摘，不多时就装满了半篮子，手上被浆汁染得黏糊糊的，还举着手，傻乎乎地笑。

中午，外婆说要给我们煲一锅汤。她把新鲜的无花果洗净对半切开，又泡了一把干百合，切了几块瘦肉、几片姜，一同放进砂锅里，加满清水，大火烧开，再转成小火慢慢地炖。孩子坐在灶边，眼巴巴地瞅着锅盖，小声问：“太婆，这汤好喝吗？”

外婆一边切着菜，一边跟他说：“不仅好喝，还养人。秋冬喝正好，清甜清甜的，又不腻。”

在外婆的絮絮叨叨中，锅在灶上“咕嘟咕嘟”地响着，白色的蒸汽慢慢漫上来，带着无花果特有的清香，一点点弥漫了整个厨房。

汤炖好了，香气扑面而来。一人舀一碗，汤色清润，喝一口，甜丝丝的。

喝汤时，孩子忽然问我：“妈妈，为什么无花果有的皮是绿色的，有的皮是紫色的？”

我笑着给他添汤。

午后的阳光懒懒的，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斑斑驳驳。我陪孩子坐在院子里剥豆子。无花果树的叶子很大，像手掌一样，风一吹，叶子“沙沙”地轻响，漫着秋日安静的气息。

夕阳沉下来，我们该回家了。外婆早早装好满满一大袋刚摘的无花果，颗颗紫红饱满。她把无花果塞到我手里，反复叮嘱：“拿回去给孩子吃，赶紧吃，这东西娇贵，放不住。吃不完就晒成干，泡水也好。”我推辞说太重了。她摇摇头，说：“我守着这棵树，一年到头，就盼着你们来。果子不值什么，你们能来，比什么都甜。”

想起小时候，外婆也是这样，把最好的无花果塞给我。那时候，我的个子还没这棵树高。如今，我的孩子已经可以踮起脚尖，替我摘最高的那颗了。

车子开出很远，我从后视镜里，还能看见外婆站在门口挥手。屋后的那棵无花果树立在暮色里，安安静静的，等着明年再把花开在里头。

地址：横湖中路161号 邮编：317500 广告发布登记证：温市监广发3310078号 全年订价：258元 印刷单位：台州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地址：椒江区纬一路98号 中国邮政温岭分公司发行 投递、投诉热线：86142666 打击虚假新闻举报电话：86144005 值班总编 潘建桁